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漆五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卿兼樞密院修撰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趙賓庵曰初顯常二〇一絕相顯真〇道

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
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
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
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
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
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為道之
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
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
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
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
一妙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
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無非於道矣所以
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
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著矣若夫
形乎真偽真為常道而偽為可道託以虛

實道為實性而物為虛妄且以事理形容
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
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
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
之常真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
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
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
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
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
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
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
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
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
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虧月豈不常乎月
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
云息則知麗乎形者隨乎數者必有窮惟
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
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
同吾之真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
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

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
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生而不生常
固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
自化無真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
化本真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徙不
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
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大人之
適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革聖人之知化
者以此用之為天下者號曰神器行之以
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至元極者謂
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
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決江
河湯用之而躋聖敬雖然用之不同其實
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者為
能體常〇二絕名顯實〇名可名非常名
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烏得而
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
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即是物是物
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為事是事皆可
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

可見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
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
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
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精舍氣育
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
可名也生陽於子子美見於東南斯道之
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
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手顯則萬物
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手隱則一真之元
莫觀矣以無可觀者為常名可名者且不
得而同也以所觀者為可名則常名者亦
不得而避矣出真入冥至道其神手且孰
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
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
玄眇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為累凡有
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
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
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

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
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
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
不可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
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因兩言
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名即言其
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于萬物凡以顯
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
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極生動所以一
氣肇生為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感
而非感本乎虛化神神生氣生生之理於
是乎倏張道生一一為始萬象之靈於是
乎均賦有非有也有一而未形無非無
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艮類涓流
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為而
為者也今也以無為妙萬法歸休以有為
非凡夫自味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
一氣為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
一雖墮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
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

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
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
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
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
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
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氤
氲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
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興巽方朕兆乃見寅
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
修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
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
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
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
是無出而為有矣爾雅曰肇祖元胎始也
坤卦以地道妻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
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
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
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

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為天重濁者下降而為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為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是也又曰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爲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爲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爲天地三合第五成德積九爲陽九陽既升餘氣爲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火土宮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救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

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爲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寓於乾坤故以天爲父地爲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爲父爲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爲男地之形爲女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苟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爲天地之母天地爲萬物之母乃可知也此分而合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爲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爲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冲氣焉第七窈冥恍惚會至真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爲春分陽中陰半爲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奚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未

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爲陰陽異姓則合爲男女婚媾則合爲夫妻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母以言生夫有而空者物之反無而神者真之原即無名者真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則真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而然無自不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顯其生不有生也孰認爲母經曰道生之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絨而不能自己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爲實立始之日出實背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爲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已加離生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爲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

絕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觀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真絕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詣趣必窮於實趣既虛無之是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絕見聞寧歸清淨夫清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為妄為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真偽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王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微道本不生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真及乎物來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真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

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真三才具體著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乎四時唯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屬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為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浮不知死乎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為為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者昌觀微則在理為粗入妙則即理即事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為鬼隱所以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陳孔子繫辭達有中無而惟神不測相因有無不二微妙○四玄同○一權實雙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為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探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微為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輒有礙礙即不通說有者不容言無說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為有有為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認妄為真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固名為順指真空為實幻化為虛死生為一富貴為他聲色為邪根親戚為偶聚四大為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為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

不返逆則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為之終始莊子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四融至理也後密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者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為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為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舍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之性理自破色空為初玄離有無為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平等性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

者天之色書義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異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奧以其不測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為大者注人之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小則左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大則左右則君以臨之顯事而不顯理也故曰妙而小之謂玄○五讚美○一諸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生於道道所以司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

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既玄有體不
得不玄也蓋無出而為象為數象數入而
為滅為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如是則
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
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
姓同一豈以父之姓予長而不予少乎此
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
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
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
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
真人真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者光
與形滅亡○二妙先衆法○又玄諸法從
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
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
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楞嚴曰妙常恆有無
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
言之次第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
大小乘分列果位如海空智藏論有無之
義至妙有妙無為究竟也如性宗論內空
外空內外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

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
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
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
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
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為
真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
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今夫
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既判有象與名
自無名已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
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
一法漸則始於修為修為之門自言教得
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
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
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
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言
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
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
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
非末非非末而為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
作名曰自然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

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由
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為玄又
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
立頓教名為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
無上乘言之王清之教為大乘泯迹三清
為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
也九品上真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
也三清俱泯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
以道會之經之大意存乎此矣故當部謂
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為道性融而
為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
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持盡性而已必有
深根固蒂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
玄列為二門玄者萬物之理具有也出器
入覺用中顯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
玄常隱矣以隱為祕而不傳故華堂內
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
機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然物之隱玄
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
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貴遠

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
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
為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
深遠非至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
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
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
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闢奧
辭曰夫修金液太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
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為夫妻認
金水之情相生為子母故有男養女體則
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
也日中有烏陰含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
兔陽含陰也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
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
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
象乃陰陽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
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
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
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
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

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爻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關秘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至於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搜括玄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為初玄中成為至玄大成為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丹終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真空如此其命自修生以至於登真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能無也未能無無也則未可為衆妙之門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為又玄之理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自妙也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說以三人為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於萬物自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

為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為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為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自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為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艮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為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漏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我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一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衆

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邵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動而為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殫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為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

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為正得之則為靈為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真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為微遠也淺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為一緣出言為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二法門又謂之

無欲則無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眾妙之門王志然道可道至眾妙之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乍起乍滅代廢代興非吾所謂異常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其微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

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微足以窮萬物之理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榮可並觀而變泯之或謂有有無無有無者何也此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真有有即真無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者玄之為色幽而眇赤而黑陰陽混蒸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是也玄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者也此其所謂眾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不能何所施而不遂也故無彼此今昔之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也及夫道出而

為德德著而為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

皆道之所寓而連傳於事事立之名於是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為他名也故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

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為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闢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為虛誣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儀可放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

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為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為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

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

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序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為渾淪而已也又

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為天重濁者乃始為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為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為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則真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為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

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為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為物則又未著形質也故參研其衷而名以為有也至號物之盈而名為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

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為一一者謂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倣形而言則為象對器而言則為樸曰象曰樸又皆可

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舉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
固嘗於此受始矣。獨立周行而繫為天下
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為其子也。此三者
極天下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
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
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
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
道母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也。
又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
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
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末悟。則
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
而翔立有無二目。以寓其指也。此其立教
之總也。此二者既立名義。而其語言所及
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及乎無。則知其所指
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及乎有。則又知其所
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
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出乎有無二義也。
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
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

思無為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矣。而思
為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
一無也。老氏之初。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
形著之時言之。則弁與夫思為方體者。皆
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
處六經於既已為物之地也。要求其歸。則
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
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
儒流語脉亦相灌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
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
其實。荒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
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
張良之恬澹。曹叅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
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
用老則。為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
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
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
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
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為無有。而紀
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

者必知夫無為之中。有無不為者在焉。而
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
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
虛無以文荒誕。偽為飛昇禍福之說。則皆
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說
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
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老者。其當以八十
一章本語為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為
是也。凡君若臣。其常以張良曹叅文帝為
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
為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
也。常無欲至觀其微。無之能生有。而不自
為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
自為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
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
質。出大道而為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
為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
故自有已為物之後。則凡其常著形體者。
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
芸也。其歸根而枯禿者。可立待也。此其已

有才既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
 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
 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輳戶牖之
 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
 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
 之蘊而未出者也常五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
 向乎出者也是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
 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
 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
 妙者居造化之奧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
 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微者邊際也如邊
 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為有而
 有又將出而為物者也故不得為奧而遂
 常為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
 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
 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
 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貴夫常無常有
 者道之表裏於此乎可想也莊子曰觀有
 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即是理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
 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上下矣其
 舍上下而名妙微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
 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
 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有裏
 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
 曰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
 之中未嘗遺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
 有於常無為微而常無於常有為妙當其
 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
 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
 也一即未為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
 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
 其何以為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
 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
 為二也常五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
 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
 以為常則皆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
 已出有而未至為物則又立為名稱以明
 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為一

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
 特為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
 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即異以
 資其同而淺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為一家
 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
 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為玄天之色以無所
 致極為玄太玄指固之直冬物皆歸根復
 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竊
 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
 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
 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
 則無者真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既
 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萬有之冥於無則既極矣今也進而上之
 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
 更有又玄焉常五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
 發明矣其在列子則曰有太易者有太初
 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
 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清之天重
 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為無

無之又進也爲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之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爲昏默溟津也夫惟常無既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爲衆妙之所出也後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爲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乎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爲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絕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爲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爲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

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嘗鑿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爲質驗則皆並老語以摠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猝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下大本而其業至穢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鎗之具其可謂形而愈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手託體焉百穀之種於此器手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種養伐悉有其具而老

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爲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爲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爲玄無乃爲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雖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微也亟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器也何嘗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嘗可棄也用此而讀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黃茂林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

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強為之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為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偶聞而至疑始玄之

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衆妙之門也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陸六

疑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簿書提舉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圃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但足以觀其趣微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微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是可以造其衆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為生物之母以常有欲而為觀妙之微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而為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微曰門豈非由精遠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張沖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